

以黑白寬幅影像 反映虛實交錯的臺北表情

臺灣鄧博仁 奪徐肖冰杯攝影大展首獎

文／潘云薇 圖／鄧博仁提供

攝影家鄧博仁系列作品《我們被包圍了》，充分反映出商業活動充斥於都市空間的當代現象，深獲評審團肯定，一舉擊敗來自全球華人 1,600 多件專題作品，贏得第二屆徐肖冰杯攝影大展最高榮譽「典藏作品」之殊榮。



《我們被包圍了》系列作品中的臺北人，因長期處於商業包裝的城市中，對於生活中充滿刺激與驚喜的影像，早已習焉不察。

中國攝影家協會與浙江省桐鄉市政府共同主辦的第二屆徐肖冰杯全國攝影大展，今年圍繞「在路上」的主題，邀集攝影家、理論評論家、教育家、策展人、經紀人、出版人、圖片編輯及攝影媒體編輯等48人組成推薦委員會，歷時7個月，以專家推薦和攝影人自薦雙軌並行的方式徵稿，經由攝影專家學者德水、任悅、劉樹勇、孫京濤、李楠、姜緯、顧錚、曾璜組成評審委員團，甄選出22組獲獎作品，臺灣攝影家鄧博仁從中脫穎而出，奪得大展首獎。

評論家王詩戈：

點出影像的視覺滲透力

「鄧博仁呈現在這裡的，不只是城市中的廣告圖像，也包括商業活動中的裝置、人形模特、雕塑、塗鴉等充斥於都市空間中的視覺符號。耐人尋味的是，對於現場的人來說，這種力量似乎未找到著力點，人們與視覺符號相安無事地共處，對於周遭這一切，人們彷彿已習焉不察；不過，當鄧博仁用非常主觀化的鏡頭



人形模特兒以假亂真，試圖想營造一種身歷其境的錯覺。

向讀者再現出這些現場的時候，讀者卻分明能感受到這些視覺符號攜帶著傲視一切的霸氣和無孔不入的滲透力，以至於會產生符號亦真亦幻、人若有若無的錯覺。」這是中國大陸攝影評論家王詩戈在推選鄧博仁《我們被包圍了》系列作品時所下的推薦語，一組在城市空間裡釋放出意義的影像，也是身處在布滿視覺符號城市中的人們正在經歷的生活實況。

用HORIZON 202相機

為臺北「造像」

擁有報社攝影記者和大學講師雙重身分的鄧博仁，因職業所需，終日與影像為伍，但工作忙碌之餘，他仍不忘情於攝影創作，長年關注人、城市與環境之間的議題。2004年起，出生自屏東純樸鄉下的鄧博仁，更將鏡頭瞄準自己朝夕相處20餘年的第二故鄉——臺北，希冀透過作品反映出當代都市的表情。

不過，要用什麼媒材才能貼切傳達出他鏡頭下的臺北城市？在單眼數位相機早已普及化的科技時代，鄧博仁決定反其道而行，用最單

純、最直接、不能換鏡頭、不能測光、焦距也只有全焦的全景（寬幅）HORIZON 202底片相機為臺北「造像」。

用鏡頭

重新詮釋被影像包圍的城市

這一張張跳脫現實色彩的黑白照片，既沒有高調浮華的攝影技巧，也沒有精雕細琢的構圖配置，卻確切的凝聚影像主題，吸引觀者目光。這也正是鄧博仁想陳述的都市樣貌，他說：「我們正處於一種真實的，看起來總是那麼不真實，而不真實的往往卻被認為最真實的複雜城市中。」

有一次鄧博仁開車行經臺北忠孝、復興路口，等待紅燈時，一個潮男從窗外猛盯著他，搖下車窗，才發現原來是公車上的車體廣告；又有一次，經過信義計劃區，看到形象廣告上，有一位身材曼妙的模特兒仿效女神維納斯，一絲不掛地僅拿著商品遮住重點部位。鄧博仁說：「像這樣吸睛的廣告影像在臺北街頭比比皆是，但明天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更勁爆



➤ 有一次鄧博仁開車等待紅燈之際，發現一個潮男從窗外猛盯著他，搖下車窗，才驚覺是車體廣告。

的影像，或是不斷推陳出新的創意。」而除了平面廣告，生活周遭也經常出現以假亂真的人形模特兒、結合藝術與商業活動的裝置，亦或是牆上的塗鴉等，都試圖想營造一種身歷其境的錯覺，現今的臺北已經不可能存活在一個沒有影像的世界裡。

但是透過鄧博仁的作品，明顯可察覺到臺

北人因長期處於過度包裝的城市中，對於生活周圍充滿著刺激與驚喜的影像早已習以為常，甚至視而不見。不過，有趣的是，經由他好奇的雙眼，以黑白寬幅照片詮釋出來的臺北表情，卻能讓觀者重新意識到視覺影像的張力正直撲而來。誠如鄧博仁所言，身處在影像飽和的時代，你被包圍了嗎？⑨

囂張的影像 令人窒息的視覺覆蓋力

鄧博仁的《我們被包圍了》讓人很容易想到居易·德波（Guy-Ernest Debord）和讓·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那些前瞻且深邃的理論。沒錯，在一個泛商業社會中，我們從視覺到觀念，從肉體到靈魂，從思索到經驗，都在承受著異化與嬗變。我們已經離自然、土地和真實越來越遠，我們已經拋棄了祖先曾經引以為豪的那些原始的啟發，我們已經迷失在自設的情境與想當然的夢境中，一次又一次，不能自拔，結果是，外在變成了內心，客體變成了主宰，表象變成了本質，假定變成了真實。我們懵懂中執拗地

把“我是誰”這個哲學命題演繹成一個永恆的追問——但是，我們真的具備這樣的自覺嗎？鄧博仁用他這些囂張的影像狠狠地把這個疑問摔在了我們面前——那麼，你有答案嗎？這些用長畫幅、廣角鏡頭“抻”開的圖像天然地造成了一種令人窒息的視覺覆蓋力，包圍、擠壓、傾瀉而來的視覺力量與畫面內容給我們製造了雙重的焦慮，讓我相信作者是位能自如駕馭長畫幅這種富有性格的攝影圖式，這是這些照片賴以成為“攝影”的重要原因。（摘自評委孫京濤的評語）